



菜做到一半盐罐空了,煞是尴尬,总以为抽屉里还有一包无碘盐备用,其实是我记错了。楼下有小超市或烟纸店,但就是不卖盐。

正在抓耳挠腮想不出辙的时候,父亲提醒我:“上次沈家门带回来那一大包盐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确实有那么一大包盐,蛇皮袋套了两层,塞在矮榻最角的地方。母亲过世后,我去沈家门整理遗物,整理房间,在阳台上发现了这包盐。半蛇皮袋盐,外面裹着又厚又黑的大塑料袋,想是为了防潮防水,顶上还罩着一只大花盆,看似万无一失,露在外面的塑料袋上却沉积了厚厚的灰。

挪出这包死沉的盐,剪掉扎口严实的绳子,扯掉脏兮兮的塑料袋,才让蛇皮袋拨云见日。我使劲抓住袋子外一捏,盐块碎了,幸好没有风化成石头。我并没在意去打开看,印象中父亲说过,那是一袋

戊戌年之夏,我偕家人欣然参加了日本七日游。在首日飞往东瀛的航班上,我想到了那句英谚“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到罗马就随罗马人行事),就告诫自己“Do in Japan as Japanese people do”(到日本就随日本人行事),千万别犯糊涂。

用中国行政区划的固有概念是很难阐释日本的行政区划的。第四天清晨,我们团队登上大巴挥别岐阜县惠那峡温泉酒店直奔东京。途经名古屋附近时,我问向导,岐阜县是不是归名古屋管辖?她当即就我的问题作了纠正和解释:“首先,在日本,县比市大,县管着市;其次,名古屋由爱知县而不是岐阜县来管辖。”此后数日,我从多种渠道获知,日本行政区划共有四级,都、道、府、县系平行的一级行政区,下设市、町(相当于中国的乡或镇)、村。该国的一级行政区就是咱们耳熟能详的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大阪府、京都府)和43个县,咱们中国则实行五级行政区划管理,即作为一级行政区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统辖市(包括地级市、自治州)、县(包括县级市、自治旗)、乡(镇)、村。有意思的是,中日两国都有一个南阳市,我国河南的地级市南阳市统辖桐柏县等10个县和其他区域,而日本的南阳市和另外12个市则反过来由山形县统一管辖。至此不难参悟,日本的县合着就是中国的省,他们的市在级别上等同于中国的县。至于日本的省,它是政府机构名称而非行政区划名称。

惯性思维惯性大

明德

我早就知晓,在日、英、澳等国以及我国港澳地区,汽车均靠左行驶,但是我的关联意识、关联动作和关联习惯还是受到了固有思维的影响。旅日第六天昼夜时分,傅领队、小范和我拟从我们团队下榻的东京喜来登酒店乘出租车前往羽田机场办理机票改签事宜。酒店服务员替我们订好的出租车到达后,我们仨立即趋前准备上车。小范示意我坐副驾驶座,我遂爽快地拉开了前排右侧的车门,却冷不丁地发现一个人已坐在那儿,而且他的身前有一个方向盘。此刻,我恍然大悟,人家可是坐在“正驾驶座”上的正儿八经的日本驾驶员。他并未坐错位子,相反,是抱持固有的“副驾驶座”之概念的我拉错了车门。惊愕之余,我赶紧从车身后侧

绕车头冲左侧打开车门坐到了真正的副驾驶座上,这才是此时此地正确的打开方式。此外,在中国过马路时,我和同事们总是先左顾后右盼,左顾为的是看清有无守法驶来的车辆,右盼为的是看清有无违法逆行的车辆。可是,到了京都、神户、大阪街头,我仍然下意识按照咱们国内这种与汽车靠右行驶规则相关联的惯例过马路。其间,我观察到,在汽车靠右行驶的日本,行人安全过马路的方法是先右盼后左顾。与道路左行规则相呼应,日本许多商场、地铁站的自动扶梯都默认或推行与中国的左行右立法相反的行右左立法。

我家有个茶几,造型很独特,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1954年,我家从凤阳路搬到天山新村,父亲的一位外国友人祝贺乔迁之喜送的。茶几的台面玻璃下压着我许多老照片。这台面玻璃配制也颇费工夫,不仅4个角要磨圆,而且4条边要磨成内凹弧形。还好,那个年代配玻璃的师傅都是工匠,一个星期交货,打磨十分精准,价钱也便宜。

我家父亲勤劳,不善言辞。那时,家中简朴,没几件像样的家具,但被父亲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年夏天,他总要亲自粉刷墙壁,油漆地板,念小学的我常常做他的下手。收拾干净后,他会从楼下小花园里剪几枝自己种的向日葵,插在花瓶里,放在茶几中央,屋子里顿时有一种田野元素,韵味漫生。那时,父亲和我,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个画《向日葵》的梵高大师。

父亲心情愉快时,总爱在那几个茶几上放自己栽种的鲜花。上世纪60年代初,我家同时在读3个大学生,而且读的都是名牌大学。那时,大学生很稀奇,就像村里出了个秀才,上下左右邻居见面,常夸父母眼光远,育儿有方。那些年,父亲大概沉浸在一种喜悦中。春天,他在茶几上放一盆米兰,那星星点点的花芽开了,满屋子幽香;夏天,父亲培植的蟹爪兰长得茂盛,那花朵奔放得像艳红的火舌;秋天,父亲喜欢放一盆菊花,他希望子女能

盐的故事

紫鹰

最粗的盐,因此一直夸张地以为颗粒有绿豆大。母亲喜欢腌鱼,喜欢焗蟹,喜欢把剖开的大鱼抹上盐花,慢慢风干成鱼鲞……一想起这些,嘴里的口水就会莫名其妙地涌上来。所以我没舍得扔,装进后备箱,开车带了回来。

记得母亲总是埋怨现在的盐太细,做菜方便,腌鱼一抹就化,结果就成了半碗盐水,看不到一粒盐花。想做鱼鲞就更糟糕,还没等左右里外搓上盐,就早已失了盐的影子、盐的气象。腌了一夜,只见鱼泡在盐水里,肉都焉了,没了生气,更别提放在竹匾里风干了。

前一回,有机会去岱山,母亲说那里是黄鱼乡,盐也好,所以黄鱼鲞就更是一绝,横扫华夏曲折绵

长的海岸线,无人能比,她就干叮咛万嘱咐带一袋盐。我抽空去了一趟安澜路鱼市,满是现成的黄鱼鲞,鳊鱼鲞,乌贼鲞,鳗鱼鲞……鱼看颜色、看形状就知透骨新鲜,上面毫不吝啬地铺满了盐花,晶莹剔透,闪烁着白光,像是每条鱼都披上雪白的婚纱,羞答答抿着嘴,想要嫁个如意郎君。尽管这些诱惑如此巨大,我却只够买一袋盐,二十斤。这盐提着沉,扛着累,还散发着海腥味,可我心里却绽放着喜悦。

第二天大潮汛,天蒙蒙亮,岛上起风了。别人美滋滋拿着各色鱼货上船,唯独我变换着姿势吃力地拿着这袋盐。船在码头已经摇晃得厉害,离岛远了,就更七上八下胡乱折腾。我的胃也开始翻江倒海,眼前发黑,脸色煞白,典型晕船症状。好不容易熬到小洋山,晕头转向急忙下车换车,刚进家门,才想起那袋盐落在了船上。幸亏有好心人把它放在失物招领处,我才不至于白白折返去找。

看着母亲晚上笑呵呵拿盐搓着一条粗大的鳗鱼,我心里的憋屈才渐渐舒展开来。

“这盐确实好,一定很

我不是个会养花的人,养一盆死一盆的概率大得让人弹眼落睛。我真弄不懂了,花儿们怎那么不领情,你进家来,我尊你为上,摆在厅里的东窗窗台,热了,为你遮阳,冷了开空调,不热不冷了,送到阳台吹吹风,晒个暖阳,让你多喝水,肥不缺,享受着连长辈都难得的优厚待遇。但你不知回报,常一日一日地憔悴着个脸,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最终离我而去。

所以我不期盼有人送我花。嗨,还偏偏有热心人爱送我花,邻近的黄埔,远处的林彦儒,这两位老师,那个积极啊!黄婷,常马甲袋拎着花盆累得呼哧呼哧上得楼来,在喘息未定中,将养海棠、养蟹爪兰的一、二、三……讲得清清楚楚,一旁的我听了耳却入不了心。最难得的是八旬多的林姐那是倒两部地铁才将一盆盆小肉肉或芦荟或虎皮兰,蚂蚁搬家似的运达我家的啊。

三年前吧,林姐又送来了“金手指”一小盆:“很好养的,添点绿色,添点绿色。”于是也置于窗台上。在我的观念里,凡与沙漠搭边的肉肉类,都无需多浇水,耐旱的嘛。从此不睬它,任其野蛮生长。心思都在女儿买给我的红掌啊,小彩椒身上。偶尔瞄一眼“金手指”,细细的饱满的绿绿的“手指”,怎么干瘪了,泛黄了,

无精打采,还一碰就掉指头?还蔓延扩张到别人的地盘张牙舞爪?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在去年大冬天,把它搬到阳台上去了。那一霎那,像遗弃一个孩儿般的愧疚曾一闪念。

野蛮生长

桑胜月

查,又是错愕:原来它不是“金手指”,芳名“千佛手”!据说这是名贵的千佛手,有人养十来年前才能开花,有人养两三年即收获了花朵。我属后者,多么的幸运!一阵狂喜后我扪心自问:我养它了吗?自它到了阳台,我给它浇过水?御过寒?还是多看过一眼?千佛手,你不卑不亢,春去秋来,该开枝散叶就开枝散叶,该怒放花朵就怒放花朵。我似乎觉得,你除了让主人愧疚,还额外教会了我许多,是不计环境快乐生活?是珍爱生命不虚掷一生?是不功利不索取?

生活需要鲜花

陆海光

经风霜有风骨。人呱呱坠地时,看到的是纯净高贵的白色,而在生命的旅途中往往需要充满生机的鲜花。节假日需要鲜花,探亲访友需要鲜花,登领奖台需要鲜花,与病魔抗争同样需要鲜活的氛围。

初次出境旅游,去黑河对岸的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入境出口都是农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窗台上都放有一盆亮眼的鲜花。去西班牙被称为“天空之

城”的龙达小镇,在白色墙体背景下的商店门口,台阶旁,阳台窗台上都摆放着耀眼的鲜花,使这座小镇显得生气蓬勃。海明威曾评价这座诞生于古罗马的小镇是他一生最热恋的地方。他在小说《逝世的午后》中这样描写:全市目之所及都是浪漫的风光……

上海真是魔都。从菜市场到自行车贩流动卖花,到花店花铺雨后春笋般诞生,继而,又催生了许多大型花市。今年春节后,我去花店买了一束郁金香,作为祝贺医生朋友生日的礼物。我给店主出了个主意:建群改做网购,融进文化元素,利用快递送货上门!我信心满满地告诉她:疫情中,人们不会拒绝鲜花。

七夕会

女店主很快与云南花市取得了联系,一个“诗意鲜花群”建立起来了。介绍插花艺术,推荐时令鲜花,女店主的“花语”充满了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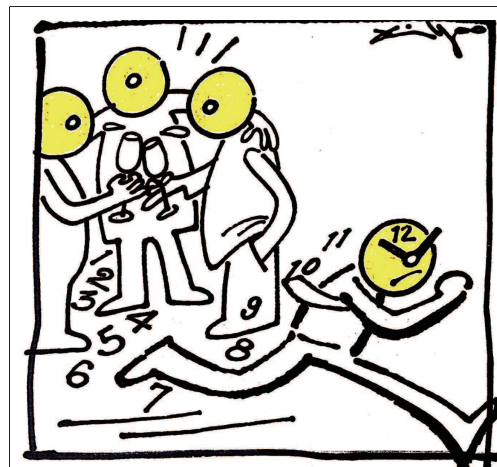
黑种草:梦幻般的森林小精灵

翠珠:花伞下的小宇宙

落日珊瑚:飘逸华丽的仙女

风车果:太空中运行的小寰球

圣心百合:神圣高贵的洁白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无聊社交少点时间,观照自心多点时间。

了。再一起浪漫地放入瓦罐数日,又一起在竹匾里风干,才算铸成绝唱。

还没等我陶醉完,母亲暴腌的鳗鱼一会儿就从蒸笼里端上桌,撒着绿葱花黄姜丝,还有几颗未化尽的盐花,被鱼皮上的油脂罩着,随着热气蒸发,稍稍即逝。屋子里顿时充盈着鱼香气,咸鲜气,鳗鱼肉一瓣一瓣可以用筷子轻轻掰开,汁水汩汩流出,黏着我的味蕾,那是鱼肉吸走了盐的精髓,而叠加出更丰富层次的鲜美。

红楼趣味高考题

戴紫象

近几年来,《红楼梦》连续出现在北京、江苏等地的高考语文卷上,有些是知识题,例如十二钗判词,还有宝玉成婚、黛玉病逝等事件,有些是人物分析题。参考答案需要简明扼要、没有争议,谁叫考生个个紧绷,活像上足了发条的八音盒,虽然不免将红楼人物脸谱化,却也为深入研读提供了一些切入点。

《红楼梦》时间跨度大,讲了贾府十几年间的兴衰,出场人物繁多。一类考点是横向比较不同人物在同一事件的反应,譬如迎春、惜春的丫鬟在检抄大观园时,都被搜出了“罪证”。两位小姐性格不同,处理方式也有差别。另一大考点则是纵向比较:同一个人,随着阅历、境遇的改变,或是在不同的情境下,看问题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例如2016年的江苏考题:宝玉给大观园内的轩馆题匾额时,贾政称他为“无知的孽障”,打他板子时,又称之为“不孝的孽障”,这两处的“孽障”分别表达了贾政对宝玉什么样的感情?

孽障,或者业障,是贾府长辈用来责骂晚辈的称呼。宝玉为了黛玉摔玉,贾母心疼地唤他孽障。薛姨妈也常常骂薛蟠孽障,但儿子胡作非为,她又舍不得约束。赵姨娘骂贾环“蛆虫孽障”,却依旧坏事做尽,只为了给他铺路。这两个字里,又是爱、又是恨、又是疼,像开了个字料铺,五味俱全,正应了《好了歌》里的一句“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一句“无知的孽障”,有老父亲的欣慰,也有他对儿子的管束。宝玉题匾额,对联,别出心裁,清新活泼,贾政为他骄傲,又怕他自负。贾政身为传统的严父,不愿意也不擅长表达自己的父爱,一腔深情涌到嘴边,总带上几分别扭,几分打压。

“不孝的孽障”,满含着恼恨、无奈。宝玉和忠顺亲王的小厮蒋玉菡交好。蒋玉菡逃跑了,亲王怀疑宝玉窝藏,派人来问话。贾政清高律己,巴望儿子能够科场扬名,延续家族荣耀。谁知宝玉却狎昵优伶,还是亲王的嬖人,闹得满城皆知,败坏了贾府的名声,损害了家族的人脉。做父亲的如何不气,如何不愧?

祸不单行,贾环又来诬告宝玉,说他强奸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儿不遂,打了一顿,逼得金钏儿跳井而死。贾政将宝玉一顿痛打,王夫人哭着来劝,更是火上浇油,贾政干脆说:“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经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以绝将来之患!”这是父亲的辛酸,透着深深的无力感。很多读者责怪贾政“假正经”,不通人情,其实,宝玉莫须有的罪名戳中了贾政的痛处:和伶人交往,不过是浪荡无行;淫辱母婢,逼奸致死,才是放纵而邪恶,破坏了贾府宽柔御下的家风。

明清晋奴成风,清朝统治者施行仁政,对奴隶主的权利加以限制,并对其道德风尚进行要求。康熙帝晚年听说奴仆有不少自缢、投水而亡的,认为是主人“不加爱养,或逼责过甚”,命令刑部晓谕百姓,人命至重,务必善待仆婢。此外,康熙、雍正年间,也屡次出台规定,主人与仆妇通奸,如果主人是平民,则要受到鞭打,官员则交吏部或督察院议处。主人与未婚婢女的关系,表面上不受《大清律例》的管辖,但越接近晚清,实际监管越严格。

贾政重罚儿子,想正正经荣国府的风气,但他管不了侄子贾琏,更管不了哥哥贾赦。贾琏与仆人鲍二的妻子偷情,被凤姐撞破,大闹了一场。鲍二媳妇上吊自杀了,她娘家人威胁要告官,凤姐却非常淡定,拒绝出钱摆平,无非是当时法律规定,奴仆因为日常纠纷控告主人,就算罪名成立,奴仆也要受到责打,甚至于杖责一百、流放三年。鲍二媳妇家人多半是虚张声势,想借机讹点银子罢了。

夜光杯

雅玩

雅玩

雅玩

雅玩